

真正黑社会流氓的丑陋嘴脸



江西九江 806 厂大法学员**戴建国**，男，三十八岁左右，九月十八日晚上，在大法弟子戴建国家绑架戴建国的是庐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恶警，共七、八个人，领头的是恶警**田汝宏**。

2009 年 9 月 18 日晚 8 点左右，江西省九江市一群恶警来到庐山区大法弟子戴建国家门口，也不敲门，竟然采用流氓手段，直接关掉戴家的电源总闸，骗得戴建国家人出来查看电源情况时，这伙人一拥而入，暴打戴建国。戴建国的母亲出来拉，恶警把老人家的脚也打伤了。

恶警把戴建国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把戴建国打得浑身是伤，戴上脚镣手铐，抬到楼下警车上带走。有目击者看到这种惨状，当时就上吐下拉，至今身体还未恢复。戴建国家大批私人财物被抢走。

戴建国，男，三十八岁左右，是九江 806 厂大法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十里看守所，伤势如何，还不得而知。绑架戴建国的是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领头的是恶警田汝宏。

庐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程文 13907021256
庐山区公安分局一科科长：田汝宏 13807926626
庐山区公安分局国保队长：王国平 13879290776

迫害真相

萍乡市刘旺遭骚扰、恐吓与抢劫

【明慧网】（明慧通讯员江西报导）江西省萍乡市大法弟子刘旺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人恶意举报，之后被当地政府员骚扰、恐吓与抢劫。

9 月 20 日下午 3 点，刘旺在萍乡中学大门口向一位老年妇女讲真相，有恶人于 22 日上午向罗家塘社区片警彭建林恶意举报，当时八一街派出所就知道此事，因为片警彭建林在八一街派出所办公。彭建林通知管综治工作的韩梅去刘旺家。

23 日上午，颜江萍、韩梅等四人到刘旺家，当时只有刘旺的父亲、母亲（大法弟子）和奶奶在家。这四人抢走两本《转法轮》。刘旺的母亲极力地劝阻他们不要抢走大法书籍，不要替邪党卖命，自毁前程。他们不但不听，还恶言相对。

韩梅 女 35 岁 管综治工作 13979993530
八一街综治办主任 颜江萍 男 37 岁 13707990337

众乡亲见义勇为、恶警企图绑架成泡影

九月二十九日晚上，江西九江县江洲派出所三、四个恶警开着警车到**梁春桥**家，凶恶地把梁春桥往警车上抬，梁春桥大喊：“救命啦！”乡邻们都闻声而出，一看一帮警察正往警车上抬梁春桥，大家一下将警察围住，纷纷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抓春桥？都说春桥人很善良，警察一边叫嚣，你们都是法轮功吗？一边使劲将梁春桥往车上扯，乡亲们围上去抓住梁春桥的腿往下拉，硬是把人抢了下来。在大家的掩护下，梁春桥摆脱了恶警绑架。

九江县江洲派出所电话号码：0792-6782074

明慧週報

江西版 第 185 期 2009 年 10 月 10 日

二十国峰会 法轮功呼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宾州匹兹堡市二十国经济峰会会场外的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们平静地炼功，并打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横幅；同时还陈列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折磨的展板。众多媒体前来采访。



图一



图二

此次峰会吸引了约三千名国家领导人、代表团人员及媒体界人士；也吸引了不同的人权团体前来抗议中共的迫害。当被媒体记者问到“为何法轮功学员抗议的地点较其他团体更接近峰会会场”时，法轮功学员代表、经济分析师简先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十分残酷，警察看到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的照片，并了解到我们一贯以和平方式制止迫害，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并说，‘制止这样的迫害本来是警察的责任’；停止迫害法轮功刻不容缓，所以我们获得了最接近峰会会场的场地。”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李先生说：“稍微了解法轮功的人都承认，法轮功没有政治色彩、对中共的政权没有威胁，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层次都很高。”

著名雕塑家、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的女儿张凌蒂女士（上图二）说，张昆仑教授于二零零二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大陆照顾年迈的岳母，却由于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捕、在劳教中遭受严刑拷打、被多根电棍同时电击、洗脑等非人折磨。张昆仑教授受迫害案例被曝光，在国际社会的大力营救下，张教授在三个月后返回了加拿大。张凌蒂表示，法轮功学员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仍然是告诉人们真相，“我们相信，这是最有效的制止迫害的方式。”

背景资料：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

学生对课本有一种天生的信任，特别在低年级孩子的眼中，课本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然而近期据大陆媒体报道，浙江三位语文老师和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了时下通用的小学语文课本的诸多问题。比如空洞的说教、篡改经典等等。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伪课文——有些关于史实的文章是凭空杜撰的。

《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讲述的是爱迪生刚满七岁时，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照明，使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妈妈紧急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研究后得出来这样的结论：“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而为了探寻课文《陈毅探母》的真相，一语文老师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的书翻了个遍，最终得出结论：《陈毅探母》一文纯属编造！

当然，伪课文还不止这些。过去曾有人对课文中的邱少云提出质疑：一个正常人如何能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身上的弹药为何没有爆炸？为何战斗的时间地点如此模糊？也有大陆媒体指出过“周扒皮”根本就是原型彻底的捏造，天不亮黑灯瞎火的，如何能种地？

有教师批评课本弊病时说：“读书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谓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

那些伪课文其实就如毒奶粉一样，侵蚀着毫无免疫力的孩子们的心灵。更有甚者配合媒体造假、颠倒黑白、煽动仇恨。政治课本中关于“天安门自焚”的内容就是一例。

孩子课本中的“毒奶粉”

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自焚者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

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央视中“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自焚”中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自焚者”王进东的衣裤已经被火烧破，但他两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在火焰的高温下竟然没有变形。（右图）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现在很多人都明白自焚真相，连中共的媒体也不敢再拿自焚说事。然而这样的伪案却依然写在课本里，利用孩子的同情心去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让孩子敌视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其实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而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教育就成了中共改造思想的阵地，不但要灌输中共的谎言，还要灌输一套党文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剥夺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由于中共完全把持了一切教育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这也是中国孩子最大的悲哀。

家长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当知道了课文中有这样的“毒奶粉”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是让孩子在无知中受其毒害，还是把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告诉孩子，让他们从家庭教育中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获得健全的人格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世人觉醒纷纷追问三退信息

【明慧网】下面是青岛明白了真相而觉醒的世人追问三退信息的故事。

我有一个亲戚是青岛一乡镇的小学的校长，一次相遇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以及当今风靡全球的“三退”（退党、团、队）大潮及“三退”保平安之事。他听的很认真，也斥责共产党的诸多腐败之事，最后他很痛快地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大约一个月后，我忽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电话中他说，我那个事你给我办了没有？我当时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什么事啊？他说，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退出的事。我恍然大悟马上说，早就给你办好了，你放心吧。他听后高兴地连声说谢谢。

有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开了一家服装干洗店，孩子上小学。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后，全家立刻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过了些日子，女



主人就打电话询问此事，当听我说都给他们办好了的时候，她也是高兴地连声称谢。

小袁是一家超市的柜长，非常喜欢看大法的真相资料，隔些日子就会向我索取真相资料看。说非常喜欢资料上说的那些事情，也用真名退了团。有一次我又去给她送真相资料，她追问我“三退”的事，问给她退了没有，并说，如果你没给我退的话，我自己上网退。

随着《九评共产党》一书在大陆热传，让很多民众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现在很多中国人在反思、在觉醒，现已经有超过6167万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在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大潮中，他们从内心摆脱了中共的谎言和利诱，选择了做人的尊严，也选择了光明的未来。解体中共实乃天意，而此事与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因为加入党、团、队时，我们都发下了把生命献给它的毒誓，如果不声明退出，就会成为中共的牺牲品，被上天所淘汰。是否“三退”，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良心问题，是为自己生命负责的问题。在越来越多的天灾、瘟疫面前，“三退保命”是我们最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